蜀山劍俠傳/0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回　金蟬初會碧眼佛　朱梅誤中白骨箭

下一回▶

妙一夫人忙叫金蟬不要驚慌，朱梅不過誤遭暗算，有她在此，絕不妨事。金蟬纔止住悲聲，又問母親：「她是中了何人暗算？」夫人道：「先將她揹回洞府，再作道理。」金蟬即要去揹。靈雲笑道：「你還是揹你的勝利品，我來替你代勞吧。」金蟬有些明白，把小臉羞得通紅。於是靈雲揹了朱梅。金蟬仍用劍挑了蛇頭，正要起身，忽然想起肉芝，便對夫人將前事說出。夫人道：「想不到你小小年紀，便有這好生之德，不肯貪天之功。祇是可惜你……」說到這一句，便轉口道：「果然此物修成不易，索性連根移植洞中，成全了它吧，以免在此早晚受人之害。」說罷，命靈雲等先護送朱梅回洞等候，復又攜着金蟬去覓肉芝。纔走出數十步，那肉芝已從路旁土內鑽出，向她母子跪拜。夫人笑道：「真乃靈物也！」金蟬過去要抱，那肉芝卻回身便走，一面回頭用小手作勢，比個不休。夫人明白那肉芝的意思，是要引他們到靈根之所，便隨定它前行。那肉芝在前行走，與金蟬相離約有十餘丈右右。

剛剛走到崖旁，忽聽一聲慘叫，便有一個黑茸茸的東西飛起。再看崖畔，閃出一個矮胖男子，相貌兇惡，便要往空逃走。妙一夫人荀蘭因忙喝道：「何人敢在本山放肆，還不與我將肉芝放下！」那人也不答應，把後腦一拍，一道黃光，便要往空中逃走。金蟬哪裏容得，喊了聲：「奸賊子！你倒來撿現成。」便將虹霓劍放起。好一個餐霞大師鎮洞之寶，祇見一道紅光過去，那人便被劍光罩住。妙一夫人忙喊不可造次，一面將口中寶

劍吐出去時，已來不及，那人一條左臂已削將下來。手中提的黑茸茸的東西，同時也墜落下來。金蟬知道裏面定是肉芝，連忙過去看時，原來是一個頭髮織成的網，可不是肉芝正在裏面，已是跌得半死。金蟬氣忿不過，再找那人時，已被他母親放走，連那條斷臂，也被那人取去。便問夫人道：「母親，那個賊子是何人，爲何與我們作對？」妙一夫人道：「你這孩子太莽撞。你想有我在此，怎能讓他將肉芝搶走？你隨便就放劍傷人。如今我們峨眉派仇人太多，你們還偏偏要結仇。剛纔那矮胖子，便是廬山神魔洞中白骨神君心愛的門徒碧眼神佛羅裊。想是他知道你們斬蛇，又知道此地有這千年肉芝，想跑來找便宜。在此等了半天，知道肉芝雖受毒蛇擾害，避往別處，可是它生根之所在此，早晚必須歸巢，所以死守不走。他見肉芝回來，想出我們不意，撈了就走，誰想反送掉一隻左臂。」說罷，便將那髮網拿起一看，大驚道：「這是白骨神君頭髮結成之網呀！難道說他是奉命前來的麼？這倒不可輕視呢！」

這時肉芝已漸漸醒轉，形態好像是十分困憊。夫人便對肉芝道：「芝仙，我等決不傷害你。你如願隨我到洞府去修煉，你便將你生根之所指示出來，我好替你移植。」肉芝便跳下地來，跪下叩了兩個頭，往前走了幾步，走到一個山石縫中，忽然不見。金蟬往石縫內看時，原來裏面是一個小小石洞，清香陣陣，從洞內透出。等了一會兒，祇見由洞中地面上湧現一株靈芝仙草，五色繽紛，奇香襲人。其形如鮮香菌一般，大約一尺方圓，當中是芝，旁邊有四片芝葉。妙一夫人先向北方跪祝了一番，然後從身旁取出一把竹刀，將靈芝四圍的土輕輕剔鬆，然後喊一聲：「起！」連根拔起。金蟬忙問它變的那個小人呢？夫人道：「回洞自會出現，你忙甚麼？」說時，忽然從芳香中嗅着一絲腥味，連忙看時，祇見石洞旁壁下伏着一隻怪獸，生得獅首龍身，六足一角，鼻長尺許，兩個金牙露出外面，長有三尺。妙一夫人嘆道：「天生靈藥，必有神物呵護。這個獨角神琳，又不知被何人所害，所以靈芝知道大難臨頭，往外逃避。」金蟬見那神獸的皮直發亮光，心中甚爲愛惜，想要剝了回去。夫人道：「此獸亦非善類，性極殘忍，剝去無妨。它那兩個大牙，削鐵如泥，頗有用處，一併拿了回去吧。」金蟬聞言大喜，正要取那獸的皮、牙，忽又見地上一支白色小箭，式樣新鮮靈巧。伸手去拾時，好似觸了電氣一般，手腳皆麻，連忙放手不迭。夫人走過去撿起一看，說道：「這是白骨神君的白骨喪門箭，剛纔朱梅正是中了羅裊的暗算，所以幾乎喪了性命。」金蟬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母親不該放他逃走，好與朱梅姊報仇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們也祇能適可而止。好在朱梅有救，不然豈能輕易放他？」說時，金蟬因掛念朱梅，匆匆將獸皮剝完，攜了獸皮、獸牙，由妙一夫人捧着靈芝，離了醉仙崖，迴轉洞府。

剛一進門，看見朱梅仰臥在石牀之上，聲息全無。靈雲同孫南守在旁邊，默默無言，見

夫人和金蟬迴轉，連忙上前接過靈芝。夫人叫靈雲將靈芝移往後洞，好好培植。吩咐已畢，便向朱梅牀前走來。金蟬見朱梅牙關緊咬，滿臉鐵青，睜着一雙眼，望着金蟬，好似醒在那裏，祇是一言不發。忙喊了兩聲梅姊，不見答應。上前去拉她雙手，已然冰涼如死。雖然知道自己母親有起死回生之能，也禁不住傷心落淚。正在悲痛之間，夫人業已走過，忙喝金蟬道：「她中了妖人之箭，因她道行尚厚，雖然昏迷，並未死去，心中仍是明白。你這一哭，豈不勾起她的傷心，於她無益有損？」金蟬聽了他母親之言，祇得強自鎮定。夫人便叫將蛇頭取來。金蟬取將過來。夫人用劍將蛇前額劈開，取出一粒珠子，有鴨蛋大小，其色鮮紅，光彩照耀一室。又叫孫南去往後洞看靈芝，倘若靈芝移後，靈芝現出化身時，速來報知。孫南奉命去了。夫人從身邊取出兩粒丹藥，塞入朱梅鼻孔裏面。又取出七粒丹藥，將朱梅的牙齒撥開，放在她口中。然後將朱梅前胸解開，把那蛇額中的紅珠放在她的心窩間，用手托着，來回轉動不停。

轉了有半個時辰，忽見朱梅臉色由青轉白，由白又轉黃，秀眉愁鎖，好似十分喫苦，又說不出口來的樣子。那金蟬目不轉睛望着朱梅，恨不能去替她分些痛苦纔好。夫人見丹藥下去，運了半天蛇珠，雖然有些轉機，還看不出十分大效，臉上也露出爲難的樣子。金蟬見了，更是着急，忽然靈機一動，便對夫人道：「母親，我到後洞看看那靈芝就來。」夫人也不答言。金蟬如飛而去，到了後洞，見靈雲等已將靈芝移植妥當，朱莖翠葉，五色紛披，十分好看。靈雲正與孫南在那裏賞鑒，見金蟬跑來，對他道：「你不在前洞幫着母親照應你的梅姊，跑到這裏來則甚？」金蟬也不答言，走過來便向那靈芝跪下，口中不住地默祝。孫南道：「師弟你在那裏說些甚麼？」金蟬也不理他。靈雲道：「孫師兄莫要管他，他的事，祇有我明白。想是母親救梅妹，功效慢了一點，所以他一稟至誠，又來乞靈草木了。」正說時，忽然看見那芝草無風自動，顏色越來越好看，陣陣清香，沁人心脾。那金蟬跪祝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正要發怒時，忽見那靈芝頂上，透出一道霞光，打裏頭鑽出一個嬰兒頭來，一會兒便現出原身，跳下地來。金蟬一看，正是那肉芝，滿心歡喜。孫南從未見過這樣奇事，更是心愛。那肉芝朝金蟬點了點頭，便跑過來，拉了金蟬的手。金蟬急忙將它抱起，它又用手向前洞一指。金蟬起初看朱梅昏迷不醒，非常着急，猛然想起肉芝能使人長壽，豈不能使人起死回生？何不去求它將身上的血肉賞賜一些，以救朱梅之命呢？因爲怕靈雲、孫南笑他，所以祇在地上跪着默祝。今見芝仙這般狀況，知是允了他的要求。當下抱着它，往前洞就走。靈雲、孫南也明白大概，跟蹤來看。

纔到前洞，祇見妙一夫人向着那芝仙說道：「餐霞大師弟子朱梅，今中妖人白骨箭，命在旦夕。芝仙如肯賜血相救，功德不淺。」那芝仙聽了夫人之言，口中咿呀，說個不住。

夫人祇是微笑點頭。金蟬性急，疑心那芝仙不肯，便問夫人道：「母親，它說些甚麼？怎麼孩兒等俱都聽不出？」夫人道：「你等道行尚淺，難怪你們不懂。它說它要避卻三災，纔能得成正果。如今三災已去其二，我們將它移居到此，非常感謝，理應幫忙。不過它自捨的靈液，比將它全身服用還有功效，可是因此它要損失三百多年的道行。要我在它捨血之後，對它多加保護，異日再遇大劫難，求我們救它，避免大劫。」金蟬道：「母親可曾答應？」夫人道：「這本是兩全其美的事，我已完全答應了。」那芝仙又朝夫人說了幾句，夫人益加歡喜，便對它道：「你祇管放心，我等決不負你。如今受傷的人萬分痛苦，不可再延，請大仙指明地方，由我親自下手吧。」那芝仙聞言之後，臉上頓時起了一種悲慘之容，好似有點不捨得，又無可奈何的樣子。又捱了片刻，纔慢慢走到夫人跟前，伸出左臂，意思是請夫人動手。大家看見這個形似嬰兒的肉芝，伸出一條雪白粉嫩的小手臂來，俯首待戮，真是萬分不忍。夫人更是覺得它可憐可愛，因爲救人要緊，萬分無法，祇得把它抱在懷中。叫靈雲上牀來，替她將蛇珠在朱梅胸腹上轉動。又叫金蟬取來一個玉杯，教孫南捧着玉杯，在芝仙的手腕下接着那靈液。然後在金蟬腰間取下一塊玉玦，輕輕向那肉芝說道：「芝仙，你把心放定，一點不要害怕，稍微忍受這一絲痛苦，事完，我取靈丹與你調治。」那肉芝想是害怕，閉緊雙目，不發一言，顫巍巍地把頭點了兩點。夫人先將它左臂撫弄了兩下，真是又白又嫩，幾乎不忍下手。後來無法再延，便一狠心，趁它一個冷不防，右手拈定玉玦，在它腕穴上一劃，便割破了個寸許長的小口。孫南戰戰兢兢，捧着玉杯去接時，祇見那破口處流出一種極細膩的白漿，落在玉杯之中，微微帶一點青色，清香撲鼻，光彩與玉杯相映生輝，流有大半酒杯左右。夫人忙喊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」那肉芝在夫人懷中，祇是搖頭。一會兒工夫，那白漿流有一酒杯左右，便自止住。夫人忙在懷裏取兩粒丹藥，用手研成細粉，與它敷在傷口處。

金蟬看那芝仙時，已是面容憔悴，委頓不堪，又是疼愛，又是痛惜，一把將它抱住。夫人忙喊：「蟬兒莫要魯莽！它元氣大傷，你快將衣解開，把它抱在前胸，借你童陽，暖它真氣。千萬不可使它入土。等我救醒朱梅，再來救它。」金蟬便連忙答應照辦。妙一夫人忙又從孫南手中取過芝血，一看血多，非常歡喜，忙上牀叫靈雲下來。再看朱梅時，借了蛇珠之力，面容大轉，祇是牙關緊閉，好似中邪，不能言語。又叫靈雲取過一個玉匙，盛了少許芝血，撥開朱梅牙關，正待灌了進去。忽然看見起初塞在她口中的七粒丹藥，仍在她舌尖之上含着，並未下嚥。暗驚白骨箭的厲害，無怪乎靈丹無效，原來未入腹中。又恐芝血灌了下去，同這丹藥一樣，不能入腹，順口流出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，而且萬分可惜？便不敢造次下手。忙叫金蟬過來，將芝仙交與孫南，叫他如法偎在胸前。然後對金蟬說：「朱師姊命在頃刻，祇有芝血能救。她如今外毒已被蛇珠收去，內毒深

入腠理，以致牙關緊閉，無法下嚥。意欲從權，命你用口含着芝血去餵她，她得你真陽之氣，其效更快。不過此事於你有損無益，你可願否？」金蟬道：「梅姊原爲孩兒纔遭毒手，但能救她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先將芝血含在你口中些。然後用你的手，緊掐她的下頦，她的下頦必然掉將下來，口開難閉。你將你的嘴，對着她的嘴，將芝血渡將進去。你二人之口，須要嚴密合縫，以免芝血溢出。然後你騎在她的身上，用手抄在她背後，緊緊將她抱着，再提一口丹田之氣，渡將進去。倘若覺得她腹中連響，便有一口極臭而難聞的濁氣，從她口中噴出。你須要運用自己丹田之氣，將那濁氣抵禦回去，務必使那濁氣下行，不要上逆纔好。」金蟬連忙點頭答應，跨上牀來。眼看一個情投意合、兩小無猜的絕色佳人，中了妖人暗算，在牀上昏迷不醒。見他上來之後，一雙猶如秋水的秀目，珠淚盈盈望着他，祇是說不出話來，可是並未失了知覺，其痛苦有甚於死，不禁憐惜萬分。

到了這時，也顧不得旁人嘲笑，輕輕向着朱梅耳邊說道：「姊姊，母親叫我來救你來了。你忍着一點痛，讓我把你下頦端掉，好與你用藥。」朱梅仍是睜着兩眼，牙關緊閉，不發一言。金蟬狠着心腸，兩手扣定朱梅下頦，使勁一按，咔嚓一聲，果然下巴掉下，櫻口大張。金蟬更不怠慢，依照他母親之言，騎在朱梅身上，抄緊她的肩背。妙一夫人遞過玉碗，金蟬隨即在夫人手中喝了一口芝仙的白血，嘴對嘴，渡將進去。幸喜朱梅口小，金蟬便將她的香口緊緊含着，以待動靜。究竟芝仙的血液非比尋常，纔一渡進，便即吞下。金蟬知芝血下肚，急忙用盡平生之力，在丹田中運起一口純陽之氣，渡了進去。祇聽朱梅腹內咕隆隆響個不住，再看她的臉色，已漸漸紅潤。適纔上來時，覺得她渾身冰涼挺硬，口舌俱是發木的。此刻忽覺得她在懷中，如暖玉溫香一般，周身軟和異常，好不歡喜。這時朱梅腹內愈發響個不住，猛然一個急噫，接着一口濁氣冒將上來，腥臭無比。金蟬早已準備，急忙運氣，將那口濁氣抵了回去。一來一往，相持半碗茶的光景，便聽朱梅下身砰然放出一個響屁來，臭味非常難聞。金蟬也顧不得掩鼻，急忙又運動丹陽之氣，渡了一口進去。妙一夫人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妨事了。蟬兒快下來吧。」

再看朱梅，業已星眼盈淚，緩醒過來。猛見金蟬騎在自己身上，嘴對着自己的嘴，含緊不放，又羞又急，猛一翻身，坐將起來。金蟬一個不留神，便跌下牀來。這朱梅生有靈根，又在黃山修煉數年，劍術很有根底，雖中了妖人暗算，還能支持。祇是心中明白，難受異常，不能言動。此番醒轉，明知金蟬是奉了他母親之命來救自己，因醒來害羞，使得勢猛，將他跌了一跤，好生過意不去。正要用手去扶，猛覺有些頭暈，隨又坐在牀上。這時金蟬業已站起，也累了個力盡神疲。夫人忙對朱梅道：「你妖毒雖盡，精神尚未復元，不必拘禮，先躺下養養神吧。」一面用手將她下頦捏好。朱梅身子也覺得輕飄

飄地站立不住，也就恭敬不如從命，祇好口頭向衆人稱謝。忽然覺得身下溼了一塊，用手摸時，羞得幾乎哭了出來，急忙招手呼喚靈雲。靈雲急忙走過來，朱梅便向她咬了幾句耳朵。這時夫人也明白了，便叫孫南與金蟬出去，於是二人便到外面去了。夫人便從孫南懷中取過肉芝，從身旁取了三粒丹藥，與它服用，仍然送到後洞手植之所，看它入土。又教金蟬不可隨意前去擾它。再回前洞時，朱梅業已借了靈雲的衣裳換好，收拾齊整，出來拜謝夫人救命之恩。夫人道：「那白骨箭好不厲害！若非芝仙捨身相救，祇有嵩山二老纔有解藥，遠隔數千里，豈不誤事？況且也不能這樣容易復元。」金蟬便問其中箭情形。朱梅道：「我同你在澗邊洗手時，因見鴉鳴，便疑心有人在旁窺探，生怕別人趁火打劫，去捉肉芝。我來時早已問明它生根所在，所以留下你們擒蛇，我便到崖後去守候。剛到那裏，便看見一個六足獨角的神獸，我本不想傷它，正要設法將它逼走，忽聽那獸狂吼一聲，便從崖後一個洞中躥了進去。我追蹤去看時，纔到洞口，腦後一陣風響，知道有人暗算，急忙往後面一閃，已是不及。當時祇覺左臂發麻，頭腦天旋地轉，知道中了妖法。因爲寶劍不在手中，恐怕抵敵不住，急忙跑回。走到你們跟前，已是站立不穩了。後來我渾身疼痛，心如油煎，雖看得見你們，祇是不大清楚，也聽不見說些甚麼，難受極了。我叫你去斬的蛇頭呢？」

金蟬道：「我當時見你暈倒，非常着急。因聽你說蛇身有寶，便追了下去，它業已逃出有半里路去。見我追它來，便將頭仰起，朝我噴了一口毒氣。恰好母親趕到，用她老人家的劍光，將妖蛇的毒氣遏住。我纔用劍將它斬爲數段，將蛇首挑了回來。母親叫我從蛇腦中取出一粒紅珠，是否就是你說的寶貝？」朱梅道：「可不正是此物。」夫人道：「此珠名爲蛇寶，乃千年毒蟒精華。無論中了多麼厲害的毒，祇消用此珠在渾身上下貼肉運轉，便能將毒提盡。祇是此番因斬妖蛇，與白骨神君結下仇恨，將來又多一個強敵了。」靈雲道：「他慫恿他的弟子爲惡，暗中傷人，此人之惡毒可知，難道我們還怕他麼？」夫人道：「不是怕他，無非讓你們知道，隨時留意而已。」朱梅與衆人談了一會兒，便要回山覆命。夫人便將餘下的芝血與她服下，叫靈雲將借來的幾件法寶交與她帶去。因爲新愈之後，精神疲憊，並叫靈雲、金蟬陪同前往，順便道謝餐霞大師的盛意。

三人辭別夫人，出了洞府，已是夕陽西下，便駕起劍光，前往黃山去了。這裏妙一夫人對孫南道：「我回時途遇你師父同追雲叟，談起各派比劍之事，追雲叟主張在明年正月先破慈雲寺，剪卻他的羽翼再說，我倒甚爲贊同。依我預算，正式在峨眉比劍，還在三五年之後。你天資、心地俱好，如不嫌棄，可就在我這裏參修。我已同你師父說過，你意如何？」孫南聽了，自然高興，急忙跪謝夫人成全之恩。從此孫南便在此山，與靈雲、金蟬等一同練習劍術。不提。